

2010年，為紀念二戰期間在日本遇害的中國勞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擺放象徵死難中國勞工的布鞋。本報河北傳真

### 擄日華工 血淚控訴



我叫何玉川，現年88歲，河北正定人。因為日寇侵華，當年在哥哥的帶領下參軍報國，成為國民黨第十五軍醫護兵，曾參加中條山戰役、洛陽保衛戰，兵敗洛陽被俘後被強擄日本。在日本，我因為反抗和怠工被日本監工用鐵棒打傷了頭部，現在頭骨上還有三寸長的深陷痕跡。

#### 多虧難友 檢回性命

日本人是照着打死我下手的，多虧難友們的照顧，撿了一條

命。自己算是幸運的，很多同胞都慘死異鄉。我現在最氣憤的是日本人不承認那段歷史，但是只要我還活着，有口力氣，一定要讓日本政府鄭重向我們這些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賠償。如今我的晚年生活很平淡，也挺幸福的，因為會按摩，十里八鄉的鄉親們有個胳膊疼腿疼都會來找我，我也樂於免費為鄉親們減少病痛。兒孫們也都孝順，現在我希望去趟台灣看看，那兒還有親戚在。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擄日中國勞工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對日訴訟之路，最終以「訴訟時效已過」和「國家無答責」為由，被日本最高法院駁回訴訟請求。今年4月1日，來自河北省石家莊市的31名二戰期間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通過律師向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遞交訴訟材料，狀告日本焦炭工業株式會社（原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和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原三菱礦業株式會社），要求兩家企業在中日多家新聞媒體刊登謝罪聲明並承擔登報費用，向每位中國勞工賠償120萬元人民幣、支付本案全部訴訟費用。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收下相關訴訟材料並展開相關審查，以決定是否受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只要我還活着，有口力氣，一定要讓日本政府鄭重向我們這些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賠償。

路朝陽 攝

我叫張二喊，河北省靈壽縣西王角村人，今年97歲。因為我們村離日本鬼子佔領的靈壽縣城比較近，所以日偽軍經常過來「掃蕩」。我是1944年被日本人抓去日本的，那天我正在地裡幹活，日本鬼子衝過來，不問青紅皂白就開始抓人。

#### 忽冷忽熱 多人病死

我被強擄到日本北海道空知郡蘆別町的三井蘆別第二礦，在日本的勞工編號是633號，是那批勞工的最後一號，去日本的船上就死了好幾百人，屍體直接扔進了海裡。

在日本礦山裡，我們吃不飽也穿不暖，在礦井裡幹活特別受罪，因為北海道冬天特別冷，而礦井裡卻是特別熱又悶，下井一身汗還得推着「轆轤馬」運礦石出來，這一冷一熱的，很多勞工們都病了，日本人還不給藥治病，死了很多。

那時候的工作量特別大，完不成任務就得一直幹，日本監工還經常打人，我親眼看見有難友被毒打致死。

#### 赤心不改 盼國富強

日本投降後，我們坐船回國到了天津塘

沽，因為國民黨招兵，我就跑了。我還算幸運，回到了家鄉。當時村裡抓了不少人，沒幾個能回家的。

我雖然沒文化不識字，但是記性好，家裡最小的重孫子的生日都能記得，所以當年在日本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辱，我都記得很清楚。兒子說我現在睡覺時還會說夢話，很多時候就是說的在日本受罪的事兒，說什麼不要打了之類的话。

「作為1946年就入黨的老共產黨員，我幾十年跟黨走赤心不改，希望國家更加富強。」他說，一定要讓日本政府鄭重向他們這些被擄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及遺屬謝罪賠償。



張二喊在記者採訪結束後執意要在家門口留張照片，展示門口的對聯。路朝陽 攝

#### 小資料

#### 日本人管我們叫「太君」

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何天義介紹說，日本戰敗投降後，中國勞工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日本人很有意思，沒有戰敗的時候殘忍虐待中國人，但是他們知道自己戰敗後，又極端害怕起中國人來，有日本人甚至點頭哈腰的管勞工們叫「太君」。

據考證，「太君」一詞是大人（日本人對軍官的稱謂）的音譯，從聲音上來說最為接近，就像香港人稱英國佬叫「阿瑟」（阿Sir）一樣。從稱呼中國勞工叫「清國佬」到「太君」。可以看出日本這個民族的劣根性，他們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惡，極度害怕被清算，就像一條狗一樣搖尾乞憐。

## 爭回國家尊嚴 探索民族和解

多年的奔波研究，勞累過度的何天義患上了高血壓、冠心病、白內障、哮喘等十多種疾病，但他無怨無悔，遺憾的是有生之年難以將此課題進行到底，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關注戰俘勞工問題，也希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同仁能參加這項工作，直到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為國家民族爭回尊嚴。

#### 德國賠償 日難效仿

何天義說，國際上有現成的和解例子。就在中國、韓

國勞工還在與日本進行漫長而又艱難的法律訴訟時，德國已經拿出10億馬克，建立了「記憶、責任和未來」基金，逐步解決德國政府和企業向歐戰戰俘勞工的賠償和道歉問題。同樣，美國、加拿大等國也採用和解的方法，解決了戰時集中關押日本僑民的問題。

「應該說，中國政府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是明確的，政策也是一貫的。中國民間也是渴望和解的。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表示，日本不會（就東亞歷史問題）效仿二戰後德國向鄰國道歉以尋求和解。」何天義指出，這其中最關鍵的是日本不正視歷史。

#### 促日承擔 正視歷史

至今，日本還常因為戰爭遺留問題同鄰國摩擦，加之釣魚島、東海油田等一些現實與歷史交織在一起的問題，稍不留神就會擦槍走火。

「我希望日本能正確對待歷史，勇於承擔問題，盡快公佈強擄中國勞工的真相，主動清算罪人，真心謝罪賠償和用真正的歷史教育國民。」何天義說。



中國勞工倖存者家屬赴日訴日本企業。魯堂鎖提供

## 下令無須善待 欺壓變本加厲

非人的生活、繁重的勞役、惡劣的環境、無辜的殺害和瘟疫的流行，時時刻刻都威脅着戰俘勞工的生命。為什麼中國勞工的境遇如此悲慘？

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何天義向記者介紹說，日本軍方的邏輯是日本沒有向中國宣戰，中日間作戰是「事變」，不是「戰爭」；因為不是「戰爭」，作戰抓捕的人員就不是「戰俘」；不是

「戰俘」，就沒有必要用國際上的有關戰俘的公約去對待。這個觀點不僅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觀點，而且也是今天日本一些政界、軍界要人所持的觀點。

日本釜石警察署1944年9月25日曾向日鐵釜石製鐵所就勞工管理發出過如下通知：「漢民族不為感情所左右，愈是親切相待愈發使其傲慢起來，因此不必親切或愛撫相待」，日本政府的這種態度使得日本企業更加變本加厲地殘酷欺壓中國勞工。



處決漢奸。本報河北傳真

## 尋親受騙

## 傾家蕩產

記者從河北省社科院河北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何天義整理的眾多擄日中國勞工生還者口述資料中，發現大多數倖存者回到家鄉後，家裡不是家徒四壁，就是家破人亡，家產都被漢奸騙走了。

#### 謊稱營救 實為騙財

河北正定人王士梅是被日軍擄往日本的勞工王潤身之女，她回憶說，當時家中有祖父母、父母親、兩個哥哥、她和弟弟。一家人靠父母種地、母親紡織，其樂融融，日子雖然緊張也過得去。自父親被擄後，為了打聽父親的下落，家中賣掉了唯一的耕牛和土地，母親抱着未滿周歲的弟弟，帶著僅有的錢到石門南兵營，試圖營救父親，但錢讓漢奸騙走了，母親卻露宿街頭。因為日本鬼子的打罵和恐嚇，沒幾天小弟弟就病了，死在了母親的懷裡。祖父沒幾天也在悲憤中去世了。

「我家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不僅失去了耕牛、耕地、唯一的生活來源，而且連續失蹤、死亡了三口人。祖母不久也哭瞎了雙眼，沒等到父親回來也含恨去世。」王士梅的父親是1946年春節後回國的，因為飽受摧殘，身體極度虛弱。「我們見到父親時，他說：『我總算回家了，就是死也當個家鬼吧，總比死在日本的兄弟們強多了。』沒到一個月的時間，父親也去世了。」

#### 遍尋不獲 含恨而終

河北辛集人武文堂死在日本的礦山中，同他一起被抓的王老聘帶回了這個消息。據武文堂之子武樹軍說，父親被抓後，爺爺把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都賣掉，湊路費去天津塘沽打聽消息，幾經被騙，路費花完了還沒打聽出確切的信息。母親剛生了雙胞胎妹妹，難得也去世了，當年才29歲。兩個妹妹無人照料也相繼夭折，還有個4歲的妹妹也因為飢病交加離開人世。祖母知道了父親去世的消息，也帶著對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去世了。

#### 單位幫助 結婚分房

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魯堂鎖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父親也被強擄至日本，後不幸遇難，幾十年來，他始終堅持起訴日本企業。

相對來說，87歲的王躍清老人回國後生活不錯。新中國成立後，到河北省第一建築公司工作，參加建設了北京首都機場等一系列新中國的大型建設項目，後來就隨着單位到了石家莊，並在這裡定居。單位看他年紀大了，還沒有對象，就給他介紹了對象，並且幫助他結了婚，還給他分了房。他的父親當年死在了日本人的折磨下，哥哥也逃難跑了不知去向，很多年後才知道跑到了內蒙古。



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魯堂鎖的父親當年被強擄至日本，幾十年來他始終堅持起訴日本企業。路朝陽 攝